# 真誥/卷0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六 ◄

真誥
卷十七

► 卷十八

## ◯握真輔第一

蕭寂蕐門，研神保形，和魂夷炁，守養神關者，豈可以與夫坐華屋，擊鐘鼓，饗五鼎，豔綺紈者同日而論之哉。大羅之與籠樊，俱一物耳，是以古之高人，皆去彼而取此矣。老氏寧悶悶不察察，而況我之鄙夫（未知此一篇是何書中語，既有道之辭，故聊以抄出，是兩手書耳）。

玄玄即排起，注之曰：故玄玄以八風為橐籥，天地為堤防，四海為甕罌，九州為稗糠，積之以萬殊，蒸之以陰陽。其陶鑄也充隆吹累，剛柔清濁，象類不同，呼吸含吐。恭柏榮注之曰：九絕獸，神禽也。罔起此在乎群麗，攬撝乎激奇之際，終年不足以極其變，萬殊不足以適其內，日月不足以曜其目，八澤不足以遊其足，青雲為卑，九垓為淺，八紘為小，四極為近。以此變動無常，恒入芥子之內，玉晨之玉寶，太微之威神矣（玄玄即排起，調彈恭柏榮，並是《神虎隱》文揮神詩中句。如今再注之，乃取楊雄《玄為論》中語，更小增損易奪之，故當是理符義會，可得然也）。

夫心與治遊乎太和，唯唐虞能充其任矣。神與化蕩乎無境，唯伏羲能承其統。故二十五弦之具，非牙曠不能以為神；弓矢質的之具，非羿逢蒙不能以為妙耶（此一篇亦是《玄為論》中語，不知此復以何所明喻耳，猶如引《抱樸外篇·博喻》中語也。凡有異處，皆以朱書為別如此也）。

若夫奇神倏詭，恢譎無方，陰陽之所煥育，川澤之所函藏，則羲和浴日於甘淵，烏飛司景於扶桑，江非登湄而解佩，二女禦風於瀟湘，潛蛟龍戰於玄泉，蕃丘喪馬於淮陽，靈洲海運於南極，東山遙集於帝鄉，驊騮抗轡於巨龜，江使感夢於宋王。是以洞庭雖廣，濟之不容刀；盧龍雖峻，越之不崇朝。岷山懸嶺，絕閣千仞，束馬綿竹，則安樂歸晉。遼海泱濊，橫帶天渠，公孫不競，則其亡忽諸。若夫飛壺白馬，即墨天山，三江之浸，九河之源，尚曷足語哉！吾子飛軒結駟，駕眄林薄，徒聞山河之寶，魏國所以未究。夫吳起一言，而武侯心作也（此二條是庾闡《楊都賦》中語也。凡四條，並異手書之，小度青紙，乃古而拙。此既與真書相連，故並存錄相隨載之也，楊君）。

秦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，廣六丈，南北三百八十步，六十八間。漢時橋北置都水令丞，領徒千五百人，署屬京兆。董卓壞之，魏武帝更作廣三丈，今橋是也（夫鍾，瑞物也，當金氏之世，有六鍾，將必見乎，晉朝五霸，諸侯厥德過之，故六鍾嘉瑞耳，非復耳，事誤子孫也。預告寧無厓厓乎，此注下四十八字，黃民手所妄益。是載義熙十二年，霍山崩，出六鍾，故欲附會，宋祖輒立此辭而不知，事類大乖，追可忿笑）。

秦為阿房殿，在長安西南二十里，殿東西千步，南北三百步，上坐萬人，庭中可受十萬人。二世為趙高所殺於宜春宮，宮在城南三里。二世葬其傍，司馬相如所云「墓蕪穢而不修者」是也。

秦斂天下兵器，鑄以為銅人十二，置（此十四字共一行，行前魚爛餘十，在今足令成字如此。）之諸宮，漢時皆在長安，董卓壞以為錢，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。魏明帝欲徙詣洛，載至霸城，重不能致。今在霸城大道南。胸前有銘曰：皇帝二十六年，初兼天下諸侯，以為郡縣，正法律，均度量，大人來見臨洮。身長五丈，足跡六尺。秦丞相蒙恬李斯所書也。｜（缺失「秦」字）廟中鍾絺四枚，皆在漢高祖廟中，魏明帝徙二枚詣洛，故尚方南銅駝巷中是也。

漢昭帝平陵、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。夏侯征西，欲徙詣洛，重不能致之，在青門裏道南，其西者是平陵鍾，東者杜陵鍾也（此後少始皇陵一事）。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。《漢書》云：「張良解厄於鴻門」者也。

秦王（應是楚王，作秦王誤耳）項籍以沛公為漢王，都漢中而分關中為三秦，章邯為雍王，都大丘，今槐里是也。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，今萬年縣是也。董翳為翟王都高奴，高奴縣在咸陽西北今省。

高祖自漢中北出，襲三面皆平之。《漢書》云：「乘釁而運，席卷三秦」者也。此三縣今皆有都邑故處也（此後少十五六條事，當是零失也）。

杜陵，宣帝陵也，宣帝少依許氏，在杜縣，葬於南原，立廟於曲池之北，號曰樂遊廟，因菀為名也。徙關東名族四十五姓，以陪杜陵，司馬相如吊二世云：「臨曲江之隑洲」，謂曲池也（此一條增損語小異，不解那得始此）。

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，錄潘安仁《關中記》語也。用白箋紙，行書極好，當是聊爾抄其中事。

東方有赤氣，之內有詠言曰：小鮮未烹鼎，言我岩下悲（此是東華宮中歌詩之辭）。整控啟素鄉，河靈已前驅（此兩句是《揮神詩》中之辭）。

風伯不搖條，神虎所挾扶。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倏忽之間，聞洞房中，雲在丹襆帳中，有如人聲讀書如此（此是存洞房三真事，並前條並楊所自記，所感聞之事也）。

得書知洗心謝過，甚敘虛心，相行復來，張生頓首。覺題雲許君。

近知來有北行事，恨不麵。今致黃長命縷一枚，後復果不，張生頓首。覺題雲楊君。

夢見一人似女子，著鳥毛衣，齎此二短折封書來，發讀覺，見憶昔有此語，而猶多有所忘。又夢後燒香，當進前室（此並記夢，見張天師書信云：張生者，即應是諱。今疏示長史，故不欲顯之。又見係師注《老子內解》，皆稱「臣生稽首」，恐此亦可是係師書耳）。

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楊君夢見一人著朱衣籠冠，手持二版，懷中又有二版，召許玉斧出版，皆青為字，雲召作侍中。須臾玉斧出，楊仍指此，是許郎，玉斧自說，「我應十三年，今便見召，未解儀體」，向人答：「若爾可作剌。」玉斧作屬道：「未解儀典，方習厲之，言須十三年。」向玉斧揖而去（此掾書半紙，是口受寫，楊君所夢，故猶內楊事中。侍中之位，所謂侍帝晨者也。版青為字，即青簒白簡也）。

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，夢與許玉斧俱座，不知是何處也。良久，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

周君俱來，坐一床，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曰：「昔聞先生有守一法，願乞以見授。」周君曰：「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：『以真問仙，不亦迂乎！』僕請舉此言，以相與矣。」玉斧曰：「情淺區區，貪慕道德，故欲乞守一法爾。」言未絕，周君又言曰：「昔所不以道相受者，直以吳倉之交，而有限隔耳（周是汝陰人，漢太尉勃七世孫，故云倉人也）。君乃真人也，且已大有所稟，將用守一何為耶？」言訖，豁然而覺，竟不知在何處。此夢甚分明，故記之。

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，夢北行登高山，迷淪不寤。至明日，日出四五丈乃覺，覺憶登山半日許，至頂，上大有宮室數千間，鬱鬱不可名，山四面皆有大水，而不知是何處。某因仰天，天中見一白龍，身長數十丈，東向飛行，空中光彩耀天。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，亦於空中行，西向就白龍，徑入龍口中，須臾復出，三入三出乃止。又還某右邊，向某，而又覺某左邊有一老翁，著繡衣裳，芙蓉冠，柱赤九節杖而立，俱視其白龍。某問公：「何等女子，徑入龍口耶？」公對曰：「此太素玉女蕭子夫，取龍炁以煉形也。此人似方相隸為官也。」某又問：「翁何人，來登此宇。」公答曰：「我蓬萊仙公洛廣休。此蓬萊山，吾治此上，府君故來，乃得相見我耳。」某又問公曰：「此龍可乘否？」公答曰：「此龍當以待真人張誘世、石慶安、許玉斧、丁瑋寧也。」某又問：「一龍而四人共乘耶？」公曰：「此侍晨帝官龍也。譬如世軺車朱鳥，更一日乘以上直也。」須臾間，公呼此四賢，未來之間，某與公及此女以敷席共坐山上，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龍，並有設酒食，酒中如石榴子，合食之，柈亦如世間柈，柈中鮭也。覺久久許，四人並東來，共乘一新犢車，青牛青油，重車上來到，並揖此公及某，並共語。語畢，公見語曰：「向所道四人，此則是也。」覺。張誘世年可五十，石慶安甚童蒙，年可十三四，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。丁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，並著好單衣，垂幘履版，惟慶安著空頂幘。公又曰：「玉斧府君師友也。」某曰：「不然。」公又曰：「張誘世常山人，公弟子也，石慶安汲郡人，鉤翼夫人弟子也。才均德敵，並人士也。」公因語四人言，「君並可各作一篇詩，以見府君老子，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。」於是公各付一青紙，及筆各一，以與四人。四人即取曰：「但恐倉卒耳。」於是石慶安先作詩，其文曰：

靈山造太霞，豎岩絕霄峰。紫煙散神州，乘飆駕白龍。相攜四賓人，東朝桑林公。廣休年雖前，所炁何蒙蒙。實未下路讓，惟年以相崇。次張誘世作詩，其文曰：

北遊太漠外，來登蓬萊闕。紫雲遘靈宮，香煙何鬱鬱？美哉樂廣休，久在論道位。羅並真人坐，齊觀白龍邁。離式四人用，何時共解帶。有懷披襟友，欣欣高晨會。

次許玉斧作詩，其文曰：

遊觀奇山峙，漱濯滄流清。遙觀蓬萊間，巉巉衝霄冥。紫芝被絳岩，四階植琳翫。紛紛靈華散，晃晃煥神庭。從容七覺外，任我攝天生。自足方寸里，何用白龍榮。

丁瑋寧作詩，其文曰：

玄山構滄浪，金房映靈軒。洛公挺奇尚，從容有無間。形沉北寒宇，三神棲九天。同寮相率往，推我高勝年。弱冠石慶安，未肯崇尊賢。嘲笑蓬萊公，呼此廣休前。明公將何以，卻此少年翰。

四人作詩畢，並以呈公，公讀畢而笑曰：此詩各表其才性也。石生有逸才而輕邁，張生體和而難解，許生廣慎而多疑，丁生率隱而發遲。夫輕邁則真炁薄，難解則道不悟，多疑則思無神，發遲則得靈稽，所謂殊途者也。若能各返其迷，悟其所悟，不當速也。府君弟子所謂管輅請論有疑，疑則無神者矣。

言詩畢，各起兵共下山，下山之頃，又見此女子乘白龍而北去。某與諸人步行南下，至山下而各各別去。公曰：「復二十年，當共會於七業宮，遊此地也。」於是豁然乃悟，汗流終日，不能飲食。初下半山，見許主簿來上，相逢於夾石之間，公語主簿曰：「汝何來遲？吾為汝置四升酒，在山上坐處，可往飲之而還逐我。」主簿即去上山。須臾見還，行甚疾，未至山下相及，公曰：「美酒不？」答云：「猶恨酸。」公曰：「此太平家酒，治人腸也。」彥曰：「欲得長生飲太平，何酸之有耶？故是野家兒也。守一慎勿失，後當用汝輔翼君。」於是共至山下，各別。某末將主簿及玉斧東去，公還上山。其三人西去五十步，公又遣一信見告云：「許牙累府君。」某答云：「在意。」

到十日夜，某先具疏此夢，上白諸真道，得此異夢，分明如不眠，不審是何等？願告之意。唯紫微夫人見答云：「爾真炁內感，靈求萬方，神來八玄，形與魂翔。此實著至之象，事顯幽冥，非虛構也。如洛公語也。可密示斧子等，勿廣宣露靈中旨也。非小事哉，深慎。」眾真並笑，清靈曰：「以冥通冥也，心感洞照，南嶽君之力也（又此一夢事，後東間寫得。既不自見本，不知誰書，所稱某處。是楊君又當書此以呈長史，故云某耳。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，亦可是寅年耳）。」

十月二十三日夜，夢在一大山上，有人見告，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。室四面坐相向，皆

柏床龍須席，四壁多文字，而不可了。許長史著葛巹單衣白袷，坐東面西向，復有三人，皆錦衣平上幘，其一人自稱曰：「我趙叔台父，昔見汝於吳下矣（定錄告云：昔趙叔台、王世卿亦言篤學，竟不知人意，為北明公府所引，則是似此人之子，而不知是何時人耳）。」吾坐北面南向，許長史伏坐上，因引筆作書，乃沉吟思惟。良久書畢，即見示曰：「此書可通否耶？」書曰：「日月之道，虔晟再拜。今奉佳畫酒杯盤一具於南方。來年六月，可以入郭。遣送之事，好而又好。水火之期，求我於大木之日矣（晟猶是成音，漢時亦有人名此）。」

有學之而不得者，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。信哉斯言！右長史寫青紙上，因以見示（意中云：作此書，欲以刻名也）。

登難之曰：「郭是何義？」長史答曰：「是洞中似郭，非塚墓之郭也。」又難曰：「何以為虔？」又答曰：「虔者敬之始，下有文字，敬之文耳。」又難曰：「何以為晟？」答曰：「晟者日下成，侍日成而月得耳。」三錦衣人同讚曰：「幸哉幸哉，學不可欺往來至道之時（此一條楊自記所夢事，不知是何年。雲六月入郭，未測斯征也。此上半行被剪除，正應是稱姓名耳）。」

許先生前潛景逸世，隱光九霄，冥神洞觀，頤光靈府，幸甚幸甚。平昔周旋，纏綿盟誓，超群先覺，獨造方外（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。先生初入東山時，楊始年十六，絕跡時年十九，如此明楊小便好道也）。

自隔暉塵行已，今日東眄雲漢，涕先言隕，伏想玄宮融和，所蒞休宜，時乘八風，平蕩滓翳，六天攝威，消滅魔氣，願使真正之信，流行三元，玄無之感，變無窮矣。君前臨發頻煩，想夢所見，贈惠手跡為信。既感冥通，銘得之後。倏忽未頃，如覺千載，適能得之。奇而難解，所謂微乎妙哉，微乎妙哉。近即疏記所夢，密呈（此先生被試後，楊君因書與之也。一書麻紙極好，此是寫本，所以得存耳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，陰寒，奉告，承尊體安和以慰，未得覲傾企，謹白不具。楊羲頓首頓首。

羲白：公第三女昨來委瘵，旦來小可，猶未出外解，群情反側，動靜馳白。頃疫癘可畏，而猶未歇，益以深憂。給事許府君侯（此六字折紙背題）。

羲白：二吏事近即因謝主簿屬鄭西曹，鄭西曹亦以即處聽，但事未盡過耳。事過便列上

也，自已以為意。此段陳胄、王戎之徒，實破的也。謹曰（此書失上紙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：奉告，承尊體安和以慰，劉家昨夜去使人，惻惻似中後定也。羲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也。晚或復覲，楊羲頓首頓首。

先昨亦得車問，想當不審，且以惋怛之。自非研玄寶精，有淩霜之幹者，亦自然之常也。長史許府君侯（此六字題折紙背上也）。

羲白：奉賜絹，使以充老母夏衣，誠感西伯養老之惠。然羲受遇過泰，榮流分外，徒銜戢恩眷，無以仰酬。至於絹帛之錫，非復所當。小小供養，猶足以自供耳。謹付還，願深見亮。羲白。

羲白：此間故為清淨，既無塵埃。且小掾住處亦佳，但羲尋還，不得久共同耳。尋更白，羲白（此二條共紙書，又似失上紙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，宿昔更冷，奉告，承尊體安和以慰。此覲返命不具。楊羲頓首頓首。

羲白：得主簿書，雲野中異事，郤書別答。奉覲乙二，謹白（此背無題，恐失下紙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，旦白反不散風燥，奉告，承安和，行奉勤白書，不具。楊羲頓首頓首。

羲白：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，羲別當自齎，謹白。長史許府君侯（侍者白，此九字題折紙背。尋楊與長史書，上紙重頓首，下紙及單疏並名白。又自稱名雲尊體，於儀式不正可解，既非接隸意，又乖師資法，正當是作貴賤推敬長少謙揖意爾。侍者之號，即其事也。都不見長史與楊書，既是經師，亦不應致輕，此並應時制宜，不可必以為準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，吉日攸慶，未覲延情。奉告，承尊體安和以慰。羲燒香始訖，正爾當暫還家靜中，晚乃親展，謹白不具。楊羲頓首頓首。

羲白：野中未復近問，然華新婦已當佳也。惟猶懸心奉覲乙二，羲白。承今日獲稻，昨已遣陳伋，經紀食飲，守視之，謹白。

長史許府君侯（此六字題折紙背，應在山廨中答書，十月五日也）。

羲白：符書訖有答教事，脫忘送，適欲遣承，會得告。今封付，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。不審竟得服制蟲丸未，若脫未就事者，當以入年為始耶？羲前所得，分者即服，日日為常，不正聞有他異。唯覺初時作六七日，聞頭腦中熱，腹中校沸耳。其餘無他，想或漸有理，謹白。

羲白：主簿孝廉，在此奉集。惟小慰釋，小掾獨處彼方，甚當悒悒。羲比日追懷，眷想不可言，上下頃粗可，承行垂念，謹白。

羲白：昨及今比有答教事，甚忽忽，始小閑爾。頃在東山所得手筆，及所聞本末，往當以呈，比展乃宣。羲白。羲白：奉告，具諸一二動靜，每垂誨示，勞損反側，羲白。

羲白：五色紙故在小郎處，不令失也。謹白。

羲白：明日當東山，主簿雲當同行，復有解廚事，小郎又無馬。羲即日答公，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並載致理耳。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？此間草易於都下，彼幸不用，方欲周旋三秀，數日事也。謹白（右此前五書，並是在縣答長史書，或是單疏？或失上紙也）。

羲白：許東興昨中後見顧，主人猶小設，亦不覺久垂當去，張泓續至，其時日猶可也。奉告雲扶關入門，甚為異事。由羲不能節適酒食，量宜遣賓。伏用悚息，願復察恕，謹白（此事在都答書長史，當在護軍府中時）。

羲白：承撰集得五十許人，又作敘真，當可視乃益。味玄之徒，有以獎勸。伏以慨然。羲聞似當多此比類，暮當倒笈尋料，得者遣送，謹白。已具紙筆，須成，當自手寫一通也，願以寫白石耳，願勿以見人（此當是煮石方，或是五公腴法，楊書自此後並是掾去世後事，不知誰領錄得存，當是黃民就其伯間得也）。

羲白：《漢書》載季主事，不乃委曲。嵇公撰《高士傳》，如為清約，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。謹呈。洞房先進經已寫，當奉可令王曠來取，一作已白，恐忘之，謹又白（今所有紅箋紙書者，即是此也）。

羲白：承昨雨不得詣公，想明必得委曲耳。明晴暫覲乃宣，羲白（此三書似失上紙，並是在都時答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：晴猶冷，奉告，承尊體安和以慰。比復親展反命，不備。楊羲頓首頓首，長史許府君侯（侍者白，此九字題折紙背）。

羲白：季主學業幽玄，且道跡至勝，乃當在卷之上首耶。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為人，又羨委羽之高衝矣。承撰集粗畢，極當可視，未睹華翰，預已欣歎，奉覲一二，謹白（所書東卿論季主事，本別書青紙，與此不相隨，今在第四篇中）。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，不審已得幾人。若人少者，亦當思啟冥中，求其類例也。然造一段作，且當徐徐，未可便出也。亦欲自繕寫一通，呈明公。明公常所存棲，乃希心於此者也。羲白，羲白。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，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，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，陳長文撰《耆舊》亦七十二人（此陳留耆舊也此，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，當是函封也）。

羲白：別紙事覺憶有此，乃至佳，可上著傳中也。輒待保降，當咨呈求姓字，亦又當見東卿。此月內都當令成畢也，動靜以白（此又失上紙，書語是初送神仙傳答也。保降者，須保命君來也。又注此並書，並似在縣下時，非京都也）。

仙傳猶未得治益，要當代東卿至，乃委曲耳。昨日更委曲，再三讀之，故為名作，益以慨然，符待晴當畫之，別白。

羲白：傳未得書上王生，所以爾者，欲以見東卿。東卿近來，倉卒不得啟此，須後至乃呈，尊處已別有一本，不審可留此處本否。羲又欲更有所上，所上者畢，乃頓以奉還也。謹白（長史此《仙傳》，遂不顯世，不解那得如此，恐楊以呈司命，不許真事宣行，因隱絕之也）。

不審方隅山中幽人，為己設坐於易遷戶中未，聊白（方隅幽人即謂掾也，令設虛坐於其母戶中耳）。

信還須牛，明日食竟遣送（右此書失上紙，亦應是函封，在縣下時）。

羲頓首，奉反告：承服散三旦，宣通心中，此是得力，深慰馳情，願善將和，無復感動。羲頃公私勿勿，是故替覲小闋，奉展。楊羲頓首頓首。承二紀有患懸情，近得師子書，都不道病，此必輕微耳。小晴遣信參之，謹白。

承石生往可念，羲乃識之。頃者甚多暴卒（亦無題，此似都下書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，奉告，見所疏夢並上章本末，尋省反覆。夢既是注，章亦苦到，甚以慨然。想此魍魎，尋散滅耳，比行奉覲，楊羲頓首頓首。別疏願不以示人，諸所屈曲，奉覲一二。

尊所疏夢，當可解爾，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。羲白。

羲近連亦夢小掾，有所道，小云云，大都無他耳，亦欲不復信夢悟，故不上白耳。尊疹患未和，多當是注炁小動所以爾耳。上章根具，亦當足滅之，謹白。

羲白：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，然此逼左道虛妄之說，是故不復稍說耳。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也。諸所曲屈，筆不能盡，謹白（自掾去後，楊多有諸感通事。長史既恒念憶，故楊每及之也。世中多不愜信幽顯，所以不欲備說。爾來已經太元九年，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，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，謂丁亥數周之甲申乎）。

羲頓首頓首，奉告，承尊體不和，餘疹連動，懸情灼灼，想當偶爾行損。承欲章書自陳，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。夢悟亦不可專信，惟當以心鎮之耳。尋復平承。楊羲頓首頓首。

承紀謁者還，欣之，尊已相見，問其委曲邪？謹白。自小掾去世後，略無月不作，十數夢見之。又於睡臥之際，亦形見委曲也。所言所行，如平存爾。然不信既著，遠近所嗤，不敢復言之也。

見告：今具道夢，聊復以白，願不怪忤。若尊意為此為罔罔者，願見還，當即以付火（此書無題，亦是函封。掾恒面來共記，託以睡夢耳。於時諸遊貴，或聞楊降神，信者多所請問，不信者則興誚毀，故有此言以厲之）。